

史地小叢書

歷史之重演

陳登原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陳登原著

史地
叢書

歷

史

之

重

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呂敘

惠施曰：『萬物畢同畢異，』此知道者之言也。驗諸並世然，徵諸異世，亦無不然。昔之人，昧於時勢之殊，嘗以爲今古之事雖異，而其所憑藉之境，則無不同；遂致執古方以藥今病。近世西人東來，我國交涉之敗績失據，職是故也。今之人，則又昧於其同，以爲古今之事，無一相類者。古今事苟無一相類，復用讀史何爲？夫變與不變，非二事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饑食，其異也，正其所以爲同。故言易者，必兼「變易」「不易」二義焉。陳君此書，繁徵博引，所以正今人之失者，可謂至矣。天下之事理無窮，深入乎此，則不能無所忽忘乎彼。是以人之見，恆不能無所偏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，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；其弊有不可逆睹者。是以君子慎焉！凡能逆一時之風氣，補其偏而救其弊者，大率皆豪桀之士也。此老子所謂復衆人之所過者也。是書其庶幾乎循覽再三，欣歎無已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武進呂思勉拜序。

自敘

余猶憶民國十一年之夏，始負笈來南京，求學於東大，實與盧君于道、張君孟聞、梁君培德同舍云。之數人者，皆來自浙東。雖動靜異態，辯訥異辭，皆能砥礪其身，以就學業；故當時相得，殊無間也。課餘有暇，電炬初明，伸譜案局，常爲圍棋。自惟薄劣，無以爲三子者矜式。然於點竄剗掠，則頗有一日之長。盧梁治心理，孟聞學生物，勝負既判，意興益張，孟聞往往喟然而歎曰：惜乎，以伯瀛之心志，而從事於陳死人之書也！

蓋孟聞與余同鄉校，頗諗予家世。家大人精於象數之學，予未入中學時，庭訓間已畢初等代數。既就學於甬之第四師範，其於方程解題之類，尙能以承蜩小巧，壓倒儕輩。自來南京後，體漸羸，且苦失眠。每當梅雨欲來，細柳新綠，轉側床頭，終宵不寐。大人知之，遺書以訓勉曰：「寧耗心血以從事於未可必之學乎？」蓋予之由數算而習歷史也，以此；而其見嘲於孟聞也，亦以此。

於時史學諸師，均集北雍。南都諸君，可比自鄒而下。若某氏之疏古史，全用周禮。某氏之授歐史，一憑教本。故予雖云改而治史，然所得實淺淺。卒業以還，忽忽六年，東西南北，衣食奔走，然而中懷焦急，頗妄有志於吾鄉黎洲二雲之學。雪鈔露纂，營營兀兀，雖自知其不可，而屹然不以爲悔。

民國十九年秋，始來金大，講讀國史。時培德已教授湖南大學，于道自美回，亦以治神經解剖，有聞於世。孟聞將赴英倫，予餞之。酒酣耳熱，復作故態。含笑而指予曰：「向使伯瀛不治史，其於數學，不當有所自見乎？」余聞其言，而爲之默然。

既羨諸君，益自傷苦。退而自念：歷史果無用之學耶？果陳死人之書耶？往者不可再，徒眷戀爲無益耶？時方草大學本國史，積稿已將盈尺。即取首章，何以讀史一節，演爲今書。蓋以明歷史非無用之物，往者有時而可再。兼以資吾國中學之歷史教師，使得于開宗明義之時，有所依據，而勗學生以讀史之可矜也。

培德在湖南，于道在上海，孟聞在英倫，見予此書，其必嘻然而作聲曰：孺子自負不淺哉！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，餘姚陳登原，敍於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。時妖夢新回，瞻前思後之日云。

目錄

一	歷史之重要·····	一
二	歷史之或然與重演·····	一六
三	歷史由環境而重演例·····	二九
四	歷史由經濟而重演例·····	三九
五	歷史由抗衡環境而重演例·····	五四
六	歷史由個人之心理而重演例·····	六九
七	歷史由沿襲古人行事而重演例·····	七七
八	歷史由沿襲古人言語而重演例·····	九二
九	歷史由風俗而重演例·····	一〇〇

歷史之重演

二

一〇 歷史由記載而重演例

一一二

一一 歷史由溢辭而重演例

一一九

一二 結論

一二三

附錄 史事記載四弊論

一三四

歷史之重演

一 歷史之重要

無意中，購得梁紹壬之兩般秋雨盦隨筆，初以消閑遣時讀之也。其中述孫徵君語云：『吳門孫徵君奇逢先生，嘗題壁曰：人生最係戀者過去，最希冀者將來，最倏忽者現在。此三語，真世人藥石。』
中華書局刊本卷五斯數語者，晚近之人，勸人以治史者之常語；顧前此未知其出處也。

徵君之語，謂過去爲最足係戀，固足爲歷史學者吐氣。然而，反徵君之語而言之者，實繁有徒。
史三柳子津傳曰：『雖缺聲華，性甚質直。人或告之聚書，子津曰：吾尙用道士驅鬼上章，安用此鬼名哉？』
史六陳跡敷陳盡在鬼錄，過日之事，何足掛齒？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一也。

Howard C. Hill者，美國之女史家也。曾著一文，題曰 *History for History's Sake*，刊

於支加哥大學之 Historical Outlook

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號

其間述怪傑拿破侖語曰：『歷史非他，一

堆謊話耳！』(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) 過日之事，匪特不足掛齒，抑亦不足置信；此則謗史者之毒論二也。

魏志三王肅傳注：『欲知幽微，莫若易；人倫之紀，莫若禮。』左氏直相斫書耳，不足精意也。『過日之事，即有足以置信者矣；而所述偏於戰爭，此則謗史者之毒論三也。』

梁啟超中國之史學云：『英儒斯賓沙爾曰：或有告者，鄰貓之子，昨產一子，以云事實，誠事實矣。然誰不知其爲無用之物乎？以與他事毫無關涉，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，毫無影響也。然歷史上之事，類此者甚多。而中國尤甚：某日地震，某日日食，滿紙填塞，皆此等鄰貓產子之事實也。往往讀盡一卷，而無一語一字，有入腦之價值者。』王寅新民叢報全編卷八 過日之事，即有足以置信，而細文末節，無當後人，此則謗史者之毒論四也。

周密志雅堂雜鈔

卷下

記宋季風俗：『讀書作文者，則目爲玩物喪志。』今案朱文公集

八

上蔡謝

先生祠堂記云：『（顯道）學於河南程夫子之門，頗以賅治自多；講貫之間，旁引傳記，甚或終篇成

先生祠堂記云：『（顯道）學於河南程夫子之門，頗以賅治自多；講貫之間，旁引傳記，甚或終篇成

誦。夫子笑曰：子可謂玩物喪志矣。先生聞之，面熱汗下。『龜山語錄』卷二曰：『今人多言要作事，須看史。史固不可不看。然六經，先王之跡在焉。是亦必用矣，必待觀史，未有史書以前，人何以爲據？蓋孔子不有史而作春秋，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。今人自是不留意，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。』又曰：『今之所謂博學者，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。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，兼明而默識之，爲之中否而去取之，蓋未能也。』語錄登一超經於史，視讀史爲玩物喪志，此則謗史者之毒論五也。

史學至宋儒，自爲一劫。然宋儒固亦讀史者。登原舊作書朱子上蔡先生祠堂記後云：『世以程朱並舉，朱子作上謝祠堂記，盛稱程子譏顯道讀史，以爲玩物喪志；且謂顯道面熱汗下。今案，此事非實錄也。以程子言之，二程遺書五云：『至顯者莫如事，至微者莫如理。而事理一致，微顯一源。古之君子，所以善學者，以其能通於此而已。』以朱子言之，朱子語類九云：『諸經諸史，大抵皆不可不讀。』又云：『浩曰：『趙書記云，自有見後，只是看六經語孟。其餘詩書雜學，皆不必看。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，雜貨店中，那得金人不必問。』曰：『如此，便不見古今成敗，便是荆公之學史，那有不可讀者？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。』』朱子語類卷十一又云：『先生每得未見書，必窮日夜觀。』

之。每云向時得徽宗實錄，連夜看，看得眼睛都疼。」語類一〇四自然則程朱兩氏，亦何嘗謗史

也？故呂留良四書講義卷十言：「謝顯道博舉史書，程子謂其玩物喪志。謝聞之悚然。及看明道

讀史，不蹉一字。謝初不服，後來省悟。」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言：「宋儒言讀史令人心粗，有爲

而言，未可藉口。朱子以東萊門人，尊史漢與六經等，故云。然程子非不讀史者也。胡績溪跋上蔡

語錄云：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，未嘗蹉過一字。至見他人有問起者，則曰玩物喪志。此未可以窺

其意旨也。」有徵於呂胡兩家之記，以細核程朱二子之言行，則玩物喪志，有爲而言，非即可據

以謗史也。」茲附錄之。

第謗史論者，雖言之津津，而其立論壁壘，往往無以自堅。韓非固精悍矣，其顯學篇曰：「無參驗

而必之者，愚也。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」譚嗣同亦踴厲矣，其

仁學卷上頁十九曰：「於文，從古皆非佳義。從草則苦，從木則枯，從艸木則楷，從囚則罟，從辛則辜，從文則

故，從口則固，從广則店，從牛則牯，從广口則痼。且從人爲估，估客非上流也。從水爲沽，孔子所不食也。

從女爲姑，姑息之謂細人。吾不知好古者，何去何從也。」斯二子之所言，其於歷史之誹薄，亦可謂嬉

笑。怒。罵。着。手。成。文。者。矣。顧。細。考。二。子。之。言。行。韓。非。果。誹。史。者。乎？史記三本傳稱其「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儲說、說林、說難十餘萬言。」又知非固未能忘情於「往者。」嗣同果誹史者乎？嗣同自言曰：「今夫我，何以知有今日也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。過去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過去。未來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未來。然而去者則已去，來者猶未來；又何以知有今日？迨夫我知有今日，則因已逝之今日也。今日則謂今日矣，乃閱明日，則不謂今日爲今日。閱又明日，則不謂明日爲今日。」
上仁學可知嗣同固未能嚴分今古之限者。

嗣同云云，卽言歷史有廣續性，古今新舊萬難斷限。案南史七論云：「舊本非舊，因新以成舊者也。」申言之，則新本非新，因舊以成新者也。較嗣同之言，語顯而意達矣。

至於論史之功効者，則適與謗史者流，相驅背道也。

其一，謗史者，謂過去之事，無足掛齒而譽史者，則以因往知來之說報之。國策張孟談曰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」范書七二東平王傳語同史記八高祖功臣年表：「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鏡也，未必盡同。」又太史公自敘：「述往事，思來者。」漢書七京房傳：「惟有道者，能以往知來。」論衡謝短篇云：

『知古不知今，謂之陸沉。知今不知古，謂之盲瞽。』吳志四孫奮傳：『明鏡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北史三高允傳：『夫史籍者，帝王之寶錄，將來之炯戒。今之所以知往，後之所以知今。』故曰：『史也者，非爲古也，蓋爲今也。』故曰：『惟置之於過去，光明之下，始得洞明現事也。』

劉衡如新歷史之精神云：『吾人胡爲而讀史乎？史之所記，皆過去之事實。夫往者之不可復追，猶諸流水之不可復歸其源。吾人生今之世，處今之事，猶憾時日不足，乃不惜疲精勞神，以追溯千百年前之事實，胡不厭煩，一至於此？然天下之事，無子然而獨在者，有生之之因，有所生之果。因果之間，有不可磨滅之綫索在焉。今日之種種社會現狀，吾人所殫思竭慮以應付之者，皆由以前之千百項事，遞相衍嬗而來。不明所以致此之由，而求處理之得當，不可得也。然則，研討過去之事實，正所以應付今日之事變。讀史者，非爲古也，乃爲今也。』

東方雜誌
九卷十一號

赫爾（Hill）女士爲史而史論曰：『歷史之卓然樹立，其使命何在？通常教者，非謂激厲愛國，則謂訓練道德，非謂展拓記憶，則謂冀助文學。夫謂歷史以愛國心及倫理學爲目的，固大謬矣。拿破侖所謂 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者，良由於此。蓋上述四者，皆歷史之附屬目的，非其

主要目的。歷史者，首在記識，好爲疑問，大公無我，勇於求真之心理是也。學者於此，往往見聖哲之人，曠觀遠古，斯可知今。於是謙和自任，寬容尊人之德，皆可自此造成。且歷史有廣續觀念，惟置之於過去光明之下，始得洞明透澈。故現在之問題，皆可用歷史法則推測，而更得明瞭。誠以任何事物，必須窮其如何至此，始可明其真相。一九一四年七月，有帆船自香港直抵利物浦，至聖誕節抵英，舟中人始知世界大戰之訊，大爲驚奇。實則此事並不足奇，但未究明近八百年來歐洲之史實者，固無由明之也。吾夫 Enelson 之言曰：人之自身，亦非過去無以明解，觀上所言，歷史之價值可見已。」

據史地學報二卷四號陳訓慈譯文

其二，謗史者謂過去之事，「一堆謊語」，而譽史者，則以勸善懲惡之說報之。粵稽自古，若夫崔杼弑君，南史執簡以往，趙盾隱賊，董狐振筆而書。左襄廿五年孔子於以歎曰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。書法不隱。」然則史之求真，由來久矣。自斯以後，直道未泯。晉書稱孫盛，「著晉陽秋，詞直而理正。桓溫見之，怒謂盛子曰：『枋頭誠爲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公所說？』若此史遂行，自是關公門戶。」其子遽謝，謂請刪改。時盛年老還家，性又方嚴，雅有軌憲，子孫班立，而庭訓愈峻。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，請爲百口切

計。盛大怒，諸子遂竊改之。盛寫兩定本，寄與慕容儁，書遂兩存。晉書八二夫桓溫既恥枋頭之敗，又戀身後之名，而史臣直筆，不憚滅門之禍，蓋亦庶幾乎南董之風。然則拿翁詆史爲一堆謊話，或於西史爲然，未足據之以繩國史也。唐書五六鄭朗傳云：『文宗與宰相議政，適見朗執筆竈頭下，謂曰：向所論事，亦記之乎？朕將觀之。』朗曰：『臣執筆所書者，史也。故事，天子不觀史。』朱子奢曰：『史不隱善，不諱惡。自中主而下，或飾非護失，見之則史臣無以自免，且不敢直筆。』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，非法必書，庶幾自飭。舊唐書一四李吉甫傳云：『不虛美，不隱惡，謂之良史。』元史一八呂思誠傳云：『文宗在奎章閣，有旨取國史閱之。左右昇櫬以往，院長貳無敢言。思誠在末僚，獨跪閣下，爭曰：『國史記當代，人君善惡，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，事遂寢。』』夫帝王既恥筆頭之誅，又戀爲惡之樂，而史臣直筆，不爲隱屈，然則拿翁斥史爲一堆謊話，或於西史爲然，未可據之以繩國史也。

國史之中，於勸善懲惡之直筆，前人提倡最多。歐陽文忠三王彥章畫像記云：『予於五代史，頗有善善惡惡之志；至於公傳，未嘗不感憤太息。』三朝名臣言行錄四記畢士安事云：『咸平中，詔選官校刊三國志晉唐書。或有言兩晉書多穢惡，不可流行者。』眞宗以語宰相，公曰：『惡以戒世，』

善以勸後，善惡之事，春秋備載。『陽明先生傳習錄』卷一云：『史以明善惡，示訓戒。善可以爲訓者，時存其真以示法。惡可以爲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姦。』然則拿翁謂一堆謊話，殊不能用以指斥國史也。

其三，謗史者，謂過去之事，多微末不足道，而譽史者，則以恢閔風度之說報之。赫爾之言曰：『抑

歷史之豐博，又可與人以愉快。彼兒童之聽故事，每悠然而神往，卽此可以推知之。』史地學報 故事

固微末者矣，神往則恢閔風度之徵也。東坡志林卷一云：『王彭嘗云，塗巷中小兒薄劣，爲其家所厭

苦，輒與錢令聚坐，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顰蹙有出涕者，聞曹操敗，卽喜稱快。以是知君

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斬。』徐肅小腆紀年八云：『李定國初與孫可望同爲賊，有蜀人金公趾者，在定

國軍中，爲說三國演義，斥可望爲曹操，而期定國爲諸葛，定國大感動，曰：『諸葛所不敢望，關張姜伯

約，不敢不勉！』自此與可望左。其後努力報國，殉身緬甸，爲有明三百年忠臣義士之殿，固由定國有

傑士風。然非金公趾有以感動之，安能若此？』今夫稗官野史，通人之所弗道，顧亦足以激發志氣，恢

闊風度。然則，斥史之細末者，第就其細末之處而立論，安能概其全體哉？

以三國演義爲教科書，清之世尤甚。清史稿列傳廿六沈文奎傳，「天聰六年奏：臣自入關後，見上封

事者多矣，而無勸上勤學問者。上喜閱三國志，此一隅之見，偏而不全。帝王治平之道，奧在四

書。」昭槁嘯亭續錄卷一曰：「崇德初，文皇患國人不識漢字，乃命達文成、公海，繙譯國語四書及

三國志各一部，頒賜耆舊，以爲從政規範。」所謂三國志者，皆演義也。

其四，謗史者謂歷史之中，多陳戰爭而譽史者，則以戰爭之蹟，固亦有用之說報之。吳志卷九呂蒙

傳言：「孫權遺書蒙云：『孤豈欲卿治經，如博士耶？但當涉獵，見往事耳。宜急讀孫子、六韜、左傳、國語」

及三史。』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引狄青事：「范文正公之爲西帥也，公隸其幕下。文正嘗以左氏春

秋授公曰：「熟此可以斷大事。將不知古今，匹夫之勇耳。不足爲也。」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。」宋史二九

○青傳王闢之渾水燕談錄卷二語同然則卽以左氏之爲相斫書，固亦能啓迪武將之胸襟！

卽三國演義，亦何嘗不然？李元度清先正事略卷二額登保傳：「初隸超勇公海察部下，每戰輒

陷陣。公曰：子將材，宜略識古兵法。以公不識漢字，取繙譯三國演義授之，遂爲名將。」可知稗官

野史，猶能使人易觀改聽，則石渠所藏，史官所職，縱有侈言戰爭之病，然以較三國演義，當有過